

在寂寞里开花

年轻时梦想成功,喜欢读名人传记,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那些文艺巨星、科学大师虽然无一例外是公众人物,但他们走进事业时反而比常人更不惧寂寞。梵·高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其代表作《星月夜》、自画像系列、向日葵系列誉满全球,然而,梵·高的一生却是高度冷清的:他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却几次被排挤;认真钻研绘画艺术,成就非凡,却长年卖不出一张画,生活拮据,许多时候不得不接受弟弟提奥的资助;感情生活很不如意,爱上表姐却被拒绝,一个中年大嫂看上他,他对她又毫无兴趣。然而,有一点梵·高非常清楚,无论生活多么坎坷,无论掌声多么稀微,他都需要坚持。这种

在寂寞里对事业的“不离不弃”最终成就了他。

寂寞还会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不被外在的喧嚣打扰。一个人太被关注,也许可以得到成功的幻觉,却需要承担梦想夭折的风险。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看到了自省的极大价值。自省的目的不是骂自己几句,而是为了更好地抵达命运的远方。自省天生是跟热闹无缘的,它更多地出现在灯下的静坐、屋角的沉思、广场上的独自徜徉。寂寞催生思考,思考修改脚步。

在寂寞里开花,花才艳得长久、香得浓烈。
(摘自《广州日报》游宇明/文)

世事洞察

滴水藏海

“微短剧上瘾”的背后,是人的失真、创伤回避与不需要“他者”的消费社会。

——北京大学教授胡泳谈“短剧沉迷”现象

我留下海上的遗音,也许将来有人会听到,会感动,现在的人都不接受也没关系,反正我是留下来。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教授去世。她生前说,“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我们所目睹的恶,往往是毫不犹豫、首尾一贯、简捷高效的,绝无良心的纠结。所有决定,皆明确无误地发于自利、自保、自我膜拜之心。

——作家李静在话剧《戎夷之衣》中探讨了何为“恶”
(选自《读者》)



想多了

读书人偶然与府尹喝一次酒,就以为抓住了一架向上攀爬的梯子,哪想到人家只是随意抓了一个“酒搭子”而已。不过话又说回来,也难怪书生会多想,平白无故获得府尹邀请请饮酒,搁在哪个读书人身上,都难免不想入非非,继而萌生攀附之心。人一旦有了攀附的执

念,便成了自己的囚徒。书生的热望与袁粲的随意,共同构成一个隐喻:人们总在他人眼中寻找自己的坐标,却常常遗忘了心性的原乡。或许真正的机遇,根本不在所谓的达官贵人手上,而在自己放下执念的那一瞬间——与其仰望虚妄向上的梯子,不如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摘自《今晚报》迂夫子/文)

安然尽晚晴

人到了70岁,脑海里常常会蹦出还能活多少年的问题。孔子和孟子的终年,一个73岁,一个84岁,在当时战争连年不断、生存环境恶劣、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这两人都属于高寿。因此,民间便流传下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俗语。那么到了今天,是否还存在连两位圣贤都没能度过去的寿数之坎呢?答案当然并非那么简单。

从现状来看,70多岁的人比较常见,80多岁的人相对少一些,90岁以上说得上稀贵,而活过100岁的也并不是没有。70岁,已然不再稀奇了。

就个体而言,从古至今,

谁不想活得更长久些呢?

不过要长寿,人的自身因素和努力到底占了多大的比重呢?这也令人不禁暗自思量。

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长寿之道的阐述,即“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强调情志调摄、作息时间规律、注重饮食调养和节制、选择适合自身的养生方法与技巧,顺应自然,以保养身体的精气神。

苏轼在《墨妙亭记》中说:“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亡而救死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已。此之谓知命。”人应该顺

生方法,更值得人们去探研。

你看,现在,每天关注各种运动软件步数显示的,有很多都是年轻人。我们这些过了70岁的人,虽然都会在意自己的健康,但终究抵挡不住身体的日渐衰弱和退化。不过,衰弱退化虽不可避免,通过自身努力,比如保持良好的心态和人际关系等,可以使有所缓解。

犹如太阳,虽在西山,但余晖也有余热,傍晚也有晴天。李商隐在《晚晴》一诗中写道:“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我们“微注”的则应该是祖国的昌盛繁荣、人民的幸福安乐。

即使头发全白了,也保持年轻人一样的心态,生命不止,奋斗不息,那岂不是“人间重晚晴”,真正的安然自在吗?(摘自《人民日报》刘夏阳/文)

仪式是生活的盐

在当代生活中,仪式的重要性往往会被忽略。有时候是我们不在乎,有时候是我们只看得到它过于正式和具有约束力的一面。特别是当某种仪式是被强制要求的时候,我们会容易产生反感,认为仪式感是过于生硬的东西。但是,仪式为时间提供了基准,它是生活的结构要素。不同的仪式标识出季节和岁月,让我们对生活中的种种关键时刻有一些深刻的记忆,不管是婚礼、葬礼、庆祝活动、生日宴会,还是毕业典礼。它们为生活增加了一个逃离日常的维度。

我和很多人一样,有时会无视仪式的重要性,这样一来,我也就错过了它带来的令人欣慰的情感,失去了一些期待和回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仪式不能简化为一种简单的社会规定和惯例。相反,仪式可以是充满情感的,可以是庄严的,可以是让人有自豪感的,仪式甚至也是一种给予,当我们给予别人一种仪式,其实也给予其文明和尊重。

仪式是生活的盐,有了它,生活的滋味被强化了。

(摘自《在中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罗衣/文)

文革

4.36亿年前海洋生物如何“社交”

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人员对约4.36亿年前志留纪早期腕足动物化石群深入研究,首次揭示远古海洋底栖生物利用刚毛维持“社交距离”、形成有序生存格局的机制,为远古生物如何通过自身结构调控个体间距”提供直接证据。

此次研究的对象是遮隐核螺贝这种无窗贝类腕足动物。刚毛是它外套膜边缘的

细长毛状结构,在化石中极难保存,但原位埋藏的化石标本罕见地保留了刚毛,为研究打开珍贵窗口。

科研人员运用多种现代分析技术,重构了约20微米刚毛的精细形态,证实其独特保存机制:刚毛先在缺氧环境下黄铁矿化,后在弱酸性条件下被钙质外壳包覆,从而完整保留微观形态。

研究还发现,这些腕足动

物分布呈统计学上显著的“棋盘状”非随机均匀模式,暗示存在间距调节机制。化石居群中个体平均距离与刚毛长度有定量关系,间距约是刚毛长度的1.5至2倍。推测遮隐核螺贝可能缓慢滑动,当个体间距过近,刚毛接触会促使居群达到互不干扰、空间利用最优化的稳定构型,这对滤食性生物至关重要。

(据光明网)

重庆发现近危物种长叶山兰

近日,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唐安军教授团队,在巫溪县白果林场发现近危物种长叶山兰,这是在阴条岭发现的又一新纪录种。

长叶山兰属中国特有植物,是兰科山兰属的一种矮小的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甘肃、陕西、湖北、四川、云南和西藏等地海拔700至2600米的林下、灌丛或沟谷旁。长叶山兰具有纤细的匍匐根状茎和假鳞茎,假鳞茎椭圆形至近球形,叶线状披针形,花瓣狭卵形至卵状披针形,唇瓣长圆状倒卵形,既具有观赏价值,其根茎又可入药。

在近年来的资源调查及科研监测工作中,阴条岭保护区陆续发现多种此前未记录过的野生动植物。

(据上游新闻7.29)



日前,江西铜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井冈山大学蜘蛛生物学研究团队开展蜘蛛资源本底调查中发现蜘蛛新物种——广丰合跳蛛。

跳蛛科合跳蛛属是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类群之一。此次发现并命名的广丰合跳蛛形似蚂蚁,体长3至4毫米,背甲褐色到黑褐色,其第一步足粗壮膨大,腹部狭长,背面具明显的反光鳞毛,雄蛛触肢器顶突细长,具有明显沟槽,与其他合跳蛛区别显著。研究团队通过形态特征鉴定确认该物种为未记录的新物种,

江西发现蜘蛛新物种

并根据物种采集地所在的地区命名为广丰合跳蛛。

这一发现为彰显了江西铜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物种资源保护方面的独特价值,同时表明该保护区有着特有的蜘蛛本底资源,再次印证了丘陵地带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

(摘自《光明日报》7.29 王洋/文)

影响鸟撞事故的关键因素被找到

避强光有关,当年幼鸟秋季迁徙更易受灯光干扰。

研究认为,鸟撞风险是鸟类丰度和易撞风险的叠加。

研究团队从更大时空尺度开展量化研究,发现夜间灯光影响机制受多因素共同作用。秋季夜晚,建筑物周边1公里至10公里植被覆盖率增加会提高鸟撞风险,5米范围内树木可能是“缓冲带”,但不同树种影响有差异,不能简单地将“种树”视为解决撞楼的万能方案。

(据光明网7.29)

天文学家发现,距地球1300光年猎户座星群的猎户座V883新生恒星周围,盘旋着生命构件关键成分。环绕它的物质含有17种复杂有机分子,像乙二醇和乙醇腈,是DNA和RNA成分的前体。

7月23日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或让科学家重新审视生命化学前体在宇宙的普遍程度。此前,天文学家虽在太空其他区域发现过类似化合物,但认为恒星诞生时的狂暴过程会摧毁它们,使生命种子仅散落在少数行星系统。

德国天体化学家称,研究显示原行星盘继承了更早阶段的复杂分子,且在原行星盘阶段其形成仍可继续进行。恒星由气体和尘埃云聚结,过程狂暴,激波气体喷流和恒星辐射曾被认为会扰乱复杂有机分子的稳定化学富集。

但新研究利用“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天线阵”,在猎户座V883原恒星的原行星盘内部观测到有机分子团辐射线。该恒星核心持续核聚变引发辐射爆发,加热周围冰冻行星盘,释放出化学物质。这表明恒星诞生未摧毁有机化合物,反而可能将其解放,暗示恒星际云团与行星系统间存在化学富集度和复杂性不断提升的路径。

(据《参考消息》7.28)

一半身体变成大象的男人,他的秘密百年无人破解

1884年11月,伦敦白教堂路挂起一幅帆布宣传画,画上“半人半象”的怪物在棕榈树林中游荡,这是“怪胎秀”广告,藏在帆布后店铺里的“展品”是约瑟夫·梅里克,即“象人”,他是不幸的畸形患者,也是医学界未解之谜。

梅里克刚出生时与常人无异,不到2岁时出现异常,畸形随年龄增长愈发严重。11岁生母去世后,继母刻薄,他被迫工作却因畸形屡屡碰壁,失去谋生手段后,投奔马戏团老板成为“怪胎秀”展品。当时这类猎奇展览盛行,虽不体面,但给疲惫工人带来消遣,也为梅里克带来生机。



然而,“怪胎秀”开始太晚,警方整顿,梅里克的展览被关闭。他前往欧洲其他国家重开展览却处处碰壁,身无分文回到英国。走投无路时,伦敦医院外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特里夫斯伸出援手,虽然他不符合住院条件,但特里夫斯争取让他在医院地下室安家,还呼吁社会关注,这也让医院收到足够的捐款。

住进医院后,梅里克度过了人生最宁静时光。特里夫斯发现他思维清晰、交流欲望强烈、个性天真明媚。在慈善人士帮助下,他实现了诸多心愿。但随着病情恶化,1890年4月11日,27岁的梅里克停止呼吸。观点认为是普洛提斯综合征(患者的软组织与骨骼不成比例),但未确诊。尸检报告认为他死于气管压迫导致的窒息,可他清楚不能躺下,因此,死亡原因成谜。不过,他确实热爱生活,午夜常偷偷到医院花园散步。

(据澎湃新闻)